

晚清名儒年譜

陳祖武先生選
清人年譜系列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陳祖武先生選
清人年譜系列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晚清名儒年譜

①9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歷一九〇八）

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政聞社本部遷上海，由總務員馬相伯、常務員徐佛蘇等主持之。三月計畫開辦中之江漢日報，與江漢公學，以經費困難，暫緩開辦。七月清廷諭令查禁政聞社。光緒帝與西后先後崩逝，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執政，是歲海外事業皆瀕危機中。

正月二十六日，先生三十六歲誕辰，有詩兩首，讀了可見先生當時的感慨和抱負：

虛牝黃金強有寬，蹉跎三十五年間。春華冉冉駒奔隙，吾道悠悠羊觸藩。頗悔文章難用世，永懷君國且如餐。兒童漫祝今年健，試與摩挲髀肉看。

一出修門已十秋，黃花見慣也應羞。無窮心事頻看鏡，如此江山獨倚樓。何處手蕪下秋隼，卻憐滄海着沙鷗。中年百歲君休問，哀樂中年未易收。戊申初度北洋畫報二七四期

一、政聞社本部之遷滬 政聞社本部以正月從日本東京遷往上海，由總務員馮相伯、常務員徐佛蘇等主持其事。二月一日該社曾開招待會，宴請滬上學界，報告該社宗旨和成立經過，是時適有日本輪船辰丸以私運軍火為粵督扣留，蔡發生、該社曾致電粵當局請始終堅持，並參加兩廣同鄉大會，討論應付辦法，但是結果仍由中國賠償損失了事。該社社報記致電粵督的事說：

二月八日本社開社員談話會於編輯所，公議電爭第二

辰丸事，電文云：粵督大人鈞鑒。辰丸事公據約捕收，薄海稱快。東報雖強辯，亦認捕船地為我領海，不力爭將變領海為公海，且失國家自衛權，乞始終堅持。光緒三十四年二月社報政論第四號社報頁十一。當時徐佛蘇給先生和麥孺博的信裏也說：

昨日因辰丸事，曾共擬一電上粵督，此事弟原看得極重，加之前日君勉兄又來一電，促社友籌議對付此事之法，故粵電萬不能不即打也。其電文各報已登錄，一方面弟欲多作數文登輿論報，時報掛日牌聞不便攻擊日人楚卿面云：此事兩公果有何見，弟以為辰丸應捕收無疑，非徒憑國際先例，實吾國與各國通商約章，凡遇洋商運販軍火，照例沒收，故捕收之方係實，用約章，毫不足別生枝節，惟粵官履行條約之手續，或不免

稍涉急躁，使人難堪，如遽下日旗之類，倘日廷始終堅持，則小事將變成大交涉，奈何。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徐佛蘇致任又二月十四日上海申報記該社代表參與兩廣同鄉大會的事說：

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上海兩廣同鄉會開特別大會，討論二辰丸私運軍火問題，到者百餘人，政聞社員徐君佛蘇、范君秉均代表全社來與會。……范君秉均演說對付辦法。……政聞社代表徐佛蘇、范秉均二人參與上海兩廣同鄉會集議。二辰丸事。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申報新聞。

政聞社本部遷滬後，社務日見發展，當時活動於國內者，除馬相伯、徐佛蘇、麥孺博外，有雷繼興、范秉鈞、冶煥、侯雪舫、延

爽黃興之可權鄧木魯孝可能知白崇熙等。此外非社員而贊助社務者有徐子休□□熊沅生□□向梅甫瑞葵等。至負責東京社務者有羅孝高普陳燕青介□□瑞琨張君勸嘉森彭君民淵杜陳高第徐官桃等。是時妒嫉該社之發展者，在政黨為革命黨和楊哲子主持之憲政講習會，即憲政講習會，在清廷為袁世凱，其中尤以袁氏為最甚。後來該社的查禁，便是他的力量。現在把先生和南海謀聯肅王排擠袁氏的幾段材料，鈐錄下來，藉見當日兩先生和袁氏衝突的大概情形。

以下是二月七日南海給先生的信，裏面除談對付袁氏方法外，並提到整理廣智書局時報和海外事業的虧累情形：

自臘抄至今，為商務事累幾嘔血，刻下頭痛肝痛，無聊甚。

得十二月二十七日書，稍為開解，強病一一復如下。恒又聞公與弟文當為之痛，隱然哀痛，昨日祭易一，明日祭必老，祭文當寄其世兄。

先言此間事，一，張孝前後借去十六萬，其萬二千五百乃

做股為養學生者，以此餉我，後再借附充一萬，彼借四千，亦

戒手，其餘十萬則銘三無我命先後誤借與之，李兩本知其奸，亦徇情，可怪，至今

利息本錢分文不能交，亦不養學生，皆扣借欸今得芝埠年結，竟

無借入收萬之數，華銀四萬八千是其私吞矣。銘雨二人擅借巨欸

而置之不理，可惡已極，若譚盜則更不必言，刻擬布告，又擬

控追，擬作欠公學欸而抄其家。

一庇能未絞事，黃公枯擅以七萬借與蔡某，而不立欠單，幾至十餘萬全倒與鮑熾，各携妓虧空萬數，自擅開酒樓，而

擅支燒數部，今派介叔查公枯廟八千。此事由鏡如多返澳，
委權信任所致，實鏡之大罪也。如要則前十年盡矣介請十一萬以金贖之，今一文不能交還。

一墨事全藉電車，而黃寬卓黃日初二人爭權皆欲自辯，
以得其伺金數萬，故經年餘一圖不得，至今四月期滿，則墨
官取還，危甚，假令不誤而需款數十萬，皆為譚庇牽去，貽累
港局，滙兌不同，臘抄港局幾倒，極力救之，而電車大款可憂，
商墨兩事息，又須十餘萬，大局岌岌，萬一不能辦，全美大譁，
保會潰散，適遇李福基任墨事一月有數十函電追款責罵，
且告加人而合譁，又遇廣智停息，加美交譁，倘使二黃不施
延時月，則我去年可遊澳，必得十餘萬，以弭此案，又為彼所

累，無術對付之，大事遂幾為數人所敗。美銀行倒，墨事大差，地價減下，三冬博洛僅得半計，待電車成，可得萬，故今決不可賣，且福基在墨，更不能動，故我每得電函嗔怒，遂以生肝疾，起頭痛也。甚劇八九年來，危險未有此極，否則濟汝大事，未必難也。

一、袁幼反謀，識非常之大憂，離慶乃第一策，此如戊戌吾欲離榮慶事，惜樵野不敢行，致敗，今未知所託之人如何，吾已知其地在世續前行之誠佳，但其人須能常出入王公間，恐汝遣之，位似高，力則未如人未得其才地耳。

肅乃名士派，亦與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但彼已交親，借彼怒怨以合王公，終勝定人耳。閻公頗厚重有魄力。

行不設法用之
鐵良則吾見汪大燮孫寶琦皆極稱之，以為滿人第一，且

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誠可深結，所來方略與吾所聞，分毫不錯，是在辦事之人能行此方略否耳。投馬玉崑為後圖甚佳，但亦問其人才如何，聞馬曾劾袁是否，若果爾，大可行。所言方畧，能聯二邸三相以行間計，必可成，否則兼布謠于內監，亦足懼那拉，吾則專問此人才地，蓋方畧不難，而難于人之心也。吾內計汝共密事之人，無此貴人，若布衣志士，如若漁者，恐太微不能交通諸貴也，苟無人才無地位，雖有絕妙策，亦無可施，今元在外多開密公司，以為之地，但恐緩不濟急耳。

辯此大事需款之多，誠不待言，汝處總持苦不可支，歲暮信墨地，必可得十萬，然今真無法，甚恐因此失機，今歲中收欸

員梁文暢，伯雋兄弟曾見之于伯雋婚時，此人不篤實而甚才，其權甚大，弟可令一人專以黨事告之，鋪張揚厲，令其轉示各埠，必有得也。

此外即急售古董一事，吾欲運還美估之，惟芝埠酒樓無一人主持，季雨少怨望，置不理，開口必須全權，而全權實不能與人，否則可籌一

款。陳宜甫本派此事，若能促其還美主持，甚佳。大同譯局李

乙舟今在芝樓，仲策可薦未知其人可用否耳。再不得已則只得

將墨地以賤價出售，籌二三萬，如此則尚可行。然今保會甚

震動，恐失此則無基耳。至中南美無可籌，亦不能往，吾去年欲往而

大策華人各該畢止吾行矣。可請月撥二千，則吾可任行，已令港月撥千

五百，學生月四百，則由紐撥，惟自九月以來，運港六千五百

紐三萬與吾四千，已共二萬四千五百矣。若按月餉，則已支盡。至今年冬臘矣。吾除夕四千原竭，吾此間費用，後聞紐滙撥作雲樵，官然汝急如此，又開江漢報，安得有餘以分雲樵？若已滙望，撥可罷論，否則此四千即作月費，而今港月撥一千可也。此外望羨中多得款，吾隨時指撥，如常費，則以港為實，以此為定。

一、留日學生當續派，可于秋間行之，吾竭力任此。

一、廣智事詳不可言，若再派息，更無術，吾今決令銘三暗行。

項股前年已令季雨暗行，惜雨太謹，謂恐震動大局，今吾

密令銘三坐收芝樓月入

即擅借與張壽之十萬

計每月溢千餘可

收，廣智五六千之股本，汝可頻促之，今加屬疎漏，因此月

捐不收，誠為急事矣。故雖緊極而無可忍，至汝忙極亦當自愛惜，不必再編中國史矣。

一時報

除癸年經撥七萬外，

甲年撥

又借廣智三萬兩

捐款約二萬，

丙乙年皆

過萬，

丁年一萬，

計合十五萬，

外另代交

三年

息三萬餘，

合共總

在廿萬左右，無年不請款，似此實不可行。要之無論勉攻

真否，

已得

書亦必須

派人總

文字權，

更須派人

管賬，

以廿萬

之款無

不足之理，

弟自明之，

何待多言。

弟所憂在款，吾所憂在派管賬人也。一派管賬則無道情，雖接濟亦當勉強。某人有書來訴，謂人多譏于汝，汝大為惑，今所投命歸心者在我耳云云。吾為一切之長，若他人與人得罪，猶不生心，若為我攬，則與本黨永永反對矣。彼既知滬中

人多攻之于汝，汝不妨派一管賬人，派挺之可也。否則文字人亦我派亦，亦由汝派，彼稍怨畏，吾作不知，乃撫慰之，則可兩收其用，而彼亦不至有他。吾謂此可行，派孝實總，文字亦可，不必定在博也。但一收賬權，即可為所欲為矣。早一日，易辦一日，可速為之。吾欲派管賬人久矣，因恐生大波，故不如汝派吾本欲在德國買一大機，價不貴，每時出紙數萬，以欺事未得人，故止耳。今經大事後，百市皆易，惟托欺無人，稍有知識，即不可靠，吾以此畏縮。商事已在別紙，以慮必須派人學造之西樟腦之大利，而吾津津數年，港局尚無人能辦。今吾決欲停辦，商務欲俟墨得利後，一切股本交還，惟留一二，或可補救，汝于意云何？天下無人才，萬不能作一事，而商才與忠信尤為吾黨所乏，如用一惠伯，汝當時請吾司之即虧漁梁酒店七

萬，盡加屬九年之所捐，不足惠伯數月之所擲，抑可見矣。全
會人才稍可者，只章軒寬卓二，然二人皆私心好利已極。卓
劉星公地，若以全權付之，徒以吾二人之身名便其營私，他
日仍供人罵，故無可卸之任，不如歸還大眾也。但無商款，則
無可借，惟欠款甚多，以此為難耳。道遠望書，必多書來，辦事
乃易，即如此書，可值數萬金，以吾闕切而否則前四千，亦令
撥雲霧，可見此問。

春祺。

二月七日

無西文住址，不能匯款，可寫來。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七日
康南海與任弟書。

以下二三月間，先生致南海先生書言聯肅攻袁和薦湯覺

頻各事：

廟即日聆覺頓往，昨日土爾扈特王來譯，從返都月餘，再東

在都即主

廟即也。言都中事頗悉，大約聯諸劉以禦王氏，自是不易

之法，然敵勢方日張，勝敗正未可知也。

廟即偵探布滿，有言邊事亦為敵用者，可要解自書曰：主針也。

今最急者，當為覺頭

謀一官，使得安居都中，而不招忌，而現在經濟如此之窘，真

不得了。都中出一大同報，為旗人所設，辦事皆吾社人，社中

旗人以外之社員

亦薦人為之主筆，然其經濟亦甚之，後此尚當思所以濟之，

不然，將失此勢力。又今年六月社員卒業歸國者，殆數百，除

分途設法薦往各藩外，仍須謀有以聚之，則上海編輯所之

設，又萬不容已。今款不繼，百事皆將瓦解矣。港中每月一千，

至今不肯撥來，先生嚴勸之不可，美中賣古董事，宜早謀之，

不然，此十萬金，擲之洪水，至可惜也。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致

南海夫子書